



清忠州古城图(网络图片)

白居易塑像 谭岷江 摄

提到南宾，大家都以为是现在的南岸区南滨路。其实，南宾是唐宋时期的一个县名，也是唐代中期的一个郡名。南宾县就是今天的石柱县，而南宾郡的州治则在忠州(今重庆忠县)。今年公元2023年，但你知道吗，它差点就成了“2023载”。这也和南宾郡有点关系。

重庆南宾郡究竟有啥魅力 让白居易心甘情愿当太守

□谭岷江

1 南宾郡不是南宾县，而是唐代的忠州

南宾郡是哪里？现在，恐怕已经没有什么重庆人知道了。即使有人知道南宾郡这个名字，但恐怕也会犯简单推理的常识性错误，认为南宾郡就是石柱县。因为，石柱县曾经就叫南宾县，现在石柱县城的所在地依然叫南宾街道。其实，南宾郡并不是南宾县，而是唐代的忠州，州治在今天的忠县。

唐朝建立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唐高祖武德二年(公元619年)，朝廷分当时的浦州(州治在今天的万州区)武宁

县(县治在万州区武陵镇)南境部分土地，独立设立南宾县，取“南境宾服”之意，隶属临州(州治在今天的忠县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将其改为忠州)。

当时的忠州管辖五个县，除了州府所在地临江县外，还有南宾、丰都、垫江、清水(宋代撤销)四个县。南宾虽然只是忠州“属下”，但在盛唐时代却有16年时间，一度“喧宾夺主”——在建县不到126年的时间里，一度使忠州改名为南宾郡。

2 唐玄宗改革，临江郡改称“南宾郡”

原来，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表彰自己创下的开元盛世功劳，在他晚年的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，竟然当起了“小学生”，向西汉末年建立新朝的王莽学习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改革，将单名字的州改为双名字的郡，两年后又将“年”改为“载”。本来，忠州在隋代有一个双名字，名叫临江郡，按照吏部、礼部尚书和“宰相”们最初的意思，恢复叫临江郡就行了，比如浦州恢复成了南浦郡，黔州(州治在今天的彭水县)恢复成了黔中郡。但唐玄宗却很喜欢南宾这个名字，于是他御笔一挥，将临江郡改成了南宾郡。就这样，“南宾”不仅成了县的名字，还成

了郡的名字。

这显然误导了很多人，他们还以为南宾郡府设在南宾县，首县是南宾县。其实不然，南宾郡府还是设在临江县，首县仍然是临江县。南宾县因为群山阻碍、交通不便，当时仍然是众所周知的“末县”。

如果不是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在乾元元年(公元758年)将这些“改革”废除，恢复原来的旧制，恐怕南宾县在明代被撤销取名石柱安抚司后，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南宾县了。而提到今年是××××年时，我们也可能不是说“2023年”，而是说“2023载”了。

3 两个南宾县相隔千里，并存将近200年

南宾郡虽然只存在了16年，但在唐朝期间，南宾郡这一名称却深入人心，常在民间和非正式的官方使用。比如62年后的820年(唐宪宗元和十五年)，诗人白居易(字乐天)在担任忠州刺史任上，曾写下“南宾闰正月”和“城中老太守”之类的诗句，他甚至在《荔枝图序》中还自称“南宾守乐天”。白居易在这里说的南宾，就是南宾郡(即忠州)，而不是南宾县。

对石柱来说，南宾由县升郡的最大功劳，还在于让“南宾县”这个名字最终保存了下来。因为，当时在岭南钦州

属下，也有一个南宾县，其历史更加悠久，是隋文帝开皇十八年(公元598年)设置的，相比忠州的这个南宾县，早了21年。在大唐初期和中期，尽管两个南宾县相隔千里，却一北一南并存了将近200年。直到唐德宗李适(kuò)当上皇帝后，在贞元十年(公元794年)改钦州的南宾县为“灵山县”(今广西灵山县)，只保留下忠州的南宾县。如果没有这段历史，那么今天石柱县南宾街道可能就不叫南宾街道了，而在中国2000多个县名中，也会少了灵山县。

(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主席)

市井烟火 卖油翁

□魏霞

他年近八十了，腰弯，背驼，脸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的老花镜，年轻时就瘦削的脸看上去更瘦了。提起他，小镇上的大人小孩几乎没有不知道的——卖小磨香油的老秦。

老秦的小磨香油纯手工制作，从清洗、炒籽、磨浆、搅拌，再到撇油、包装，全靠两只手。人们喜欢吃老秦的小磨香油，方圆上百里没吃过老秦香油的，不多。

有人嘲笑老秦是老古董，赶不上时代潮流，别家都用机器压榨香油了，他家的石磨还是吱吱扭扭响个不停。不过，嘲笑老秦的人也只是过过嘴瘾，事后还是照旧买老秦的小磨香油，即便老秦的香油每瓶比别家贵上两块钱，他们也不嫌弃。

为什么？老秦家的香油香得有后劲儿！举例来说吧，亲戚来家里中午吃了凉拌菜，后半晌打了个隔儿，冒出一股香气儿，不用问就知道，主人家拌菜时用的是老秦香油。

老秦香油坊端坐在小镇的东北角已经一个甲子了。60年里，小镇上也曾开过另外几家香油坊，可干着干着都干不下去了，唯独老秦香油坊似是吃了长生药，不仅不老，还有焕发第三春的意思——从茅草屋到平房，最近还要把平房翻盖成楼房。

周老六是老秦的师兄，两人一前一后进山向师傅学制作香油的手艺。师傅当初是不乐意收老秦为徒弟的，师傅打眼一看，就知道这个叫秦发财的孩子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主儿，都说头大聪明，而他小头小嘴小鼻子小眼的。那时，老秦十二岁，小学上了四年，留了两级。他爹就不让他再上学了，一来家里经济不宽裕，二来感觉他也上不出来个名堂，就想让他早早学个糊口的手艺。

师傅以已收下周六为由(那时周老六叫周六)，让老秦他爹把老秦领回去。师傅说，自古以来“有同行没同利”，制作香油属于小众手艺，没人频频吃香油。

老秦他爹赖在师傅家不走。师傅被纠缠得没法，指着猪圈里的猪说：“数数猪圈里的三头猪有几条腿，数得清就留下，数不清就回家。”老秦的笨，上学时是出了名的，师傅也有所耳闻。老秦听了师傅的话，趴在了猪圈沿上，小眼睛转起来，最终脑门上沁出了绿豆汗，也没转出来答案。他扬起瘦巴巴的小脸，紧锁了眉头，拉着哭腔说：“猪一直在动，数不清！”他爹的脸刷地红了，二话不说，抓起他要走。他却挣脱了爹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师傅面前：“师傅，收下我吧，我一定好好伺候您老人家。”

一旁的周六，见他一副傻乎乎的模样，就送了个顺水人情，“师傅，要不，留下他吧，看他怪可怜的。”

师傅是个软心肠，两家还是拐了三两道弯儿的亲戚，师傅对他爹说：“你也看见了，我不能保证他能学出手。”他爹一脸的羞愧，忙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周六六在山里待了两年就出山在小镇开了家香油坊，他跟在师傅身后整整五年。五年内，除了睡觉，他形影不离师傅。第一年师傅还给他解说，后来就懒得再跟他多费口舌，讲了他也是一怔一怔的。他光看师傅怎么做就看了三年，尝试着下手一年，又独自做了一年，才出山。

五年后，他十七岁，他爹倾其所有给他支撑起了一间香油坊。

有人问老秦经营油坊的诀窍，他嘿嘿一笑，一张老脸笑成了山核桃，慢悠悠地答道：“哪儿有诀窍呢。入菜，没有那么多道道，就一门心思做一件事。”再问，他就只顾忙他的去了。

老秦年近耄耋，头发还是黑亮亮的，有人说那是吃芝麻吃的；有人笑说，是喝小磨香油喝的；还有人不无羡慕地说，“下辈子，咱也像老秦那样卖香油！”

老秦是83岁时清明节前的一个早上登仙的，前一天白天还拿着大铁铲在灶前炒芝麻，晚上还喝了一洋瓷碗米粥，吃了一个大花卷。老秦面色红润，神态安详，就跟睡熟了一样。

(作者系河南作协会员)

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
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
cqcbgsh@126.com



忠县县城(忠州新闻网供图)